



《公羊》学在历史上的衰落及其意义(黄开国)

(2005-7-18 14:12:40)

作者：黄开国

明代沿袭元代，仍以《四书》科举取士。科举的进一步发展，带来的是儒家经学的衰落，连《明史·儒林传》也说：

要之，有明诸儒，衍尹、洛之绪言，探性命之奥旨，锱铢或爽，遂启歧趋，袭谬承讹，指归弥远。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，则二百七十余年间，未闻以此名家者。经学非汉唐之专精，性理袭宋元之糟粕，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，殆其然乎？

伴随整个儒术的衰微，一直微弱不振的《公羊》学更是雪上加霜。明代《艺文志》有《春秋》类的明人著述131部，无一部关于《公羊》的专书，仅有朱睦㮮《春秋诸传辨疑》，可能有关于《公羊传》的论说。但是，即使在这样的时候，仍有人对《公羊》学有所论及，如朱朝瑛《读春秋略记》就引用了董仲舒、何休两位《公羊》学大师之说，以明《春秋》。而王介之的《春秋四传》评价《左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及其胡安国《春秋传》，以为“四传各成其说。而断以义，则胡氏精，而《公》、《谷》尤正；质以事，则《左氏》有征可信也”，也承认《公羊传》的独特价值，在其书中时取《公羊传》为说。

清代在科举上几乎完全承袭明代。《清史稿·选举志》说：

有清科目取士，承明制用八股文。取《四子书》及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五经命题，谓之制义。……《四书》主《朱子集注》，《易》主《程传》、朱子《本义》，《书》主蔡《传》，《诗》主朱子《集传》，《春秋》主胡安国《传》，《礼记》主陈皓《集说》。其后，《春秋》不用胡《传》，以《左传》本事为文，参用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义。

因此，在清初主要是程朱的宋学占据统治地位，并有重视音韵、训诂、考据的汉学的出现；随后则汉学占据了统治地位。清代所谓汉学以东汉的贾逵、马融、许慎、郑玄为宗，而贾逵、马融、许慎、郑玄是汉代古文经学或以古文经学为主的代表人物，所以，所谓汉学实际上是以东汉的古文经学为宗。汉学至乾嘉时期达到如日中天的兴盛，以至如梁启超所说：“乾嘉以来，家家许郑，人人贾马，东汉学如日中天矣。”当时虽有庄存与研治《公羊传》，却默默无闻，不被社会所认同。江藩在《汉学师承记》中所列《国朝经师经义目录》中述《春秋》说：

国朝为《左氏》者，吴江朱氏、无锡顾氏。……宋以后贵文章，《左氏》、《公》、《谷》，竟为绝学。阮君伯元云：“孔君广森，深于《公羊》之学。”然未见其书，不敢著录。

因此，正列的清儒8篇关于《春秋》的书目，全是《左传》的著述，只有所附惠士奇的《春秋说》，涉及三传的内容。而江藩此书刻于嘉庆23年（公元1818年）。清代道光九年（公元1829年），两广总督阮元刻成《皇清经解》，收集人物70余家，著作180余种，除了有庄存与的《春秋正辞》、孔广森的《春秋公羊通义》外，基本上再没有治《公羊传》及其今文经学之书；光绪十四一年（公元1888年），江苏学政王先谦，收罗乾、嘉以来的经学名著，并补阮元刻书所遗，刻成《续皇清经解》，收书209部，仅有几部今文经学的著作，如陈乔枞《今文尚书经说考》等。故皮锡瑞从今文经学家的立场批判说：

《皇清经解》、《续皇清经解》二书，于国朝诸家，蒐辑大备，惟卷帙繁富，几有累世莫殫之疑，而其中卓然成家者，实亦无几；一知半解，可置不阅。

皮锡瑞否认两部《经解》中“卓然成家者，实亦无几”，带有今文经学家的学术偏见，不足为定论。但是，只有不以学术偏见所左右，就应该承认两部《经解》包括了清代经学尤其是乾嘉汉学的最重要著述。要认识清代经学特别是乾嘉汉学，这两部书实具有不可或代的价值。

从东汉以来至清代庄存与出现之前，整个今文经学都绝少有人研究，《公羊》的命运更为可悲，历代许多学者与著作都说自东汉以后《公羊》是默默无闻。如唐代的韩愈在《遗殷侍御书》说：“近世《公羊》学废绝，何氏注外，不见他书。圣经贤传屏风而不省，要妙之义无自而尊。”清儒孔广森说：“晋唐以来。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竟成绝

绪，惟《左氏》不绝于讲诵。”但是，《公羊传》一直被列入经典之中，公羊子、何休也被作为配祀孔庙的人物受到统治者的推崇，几乎各个时期都有人研究或涉及到《公羊传》，《公羊》学也时有被人称引的记录。所以，《公羊》学自东汉以后，虽然少有人关注，但是，它并没有逝去，一旦有适合的社会条件，《公羊》学就会重新兴起，而在清代晚期就是这样一个时运济会的时代。随着《公羊》学兴起的带动，今文经学在晚清亦兴盛一时。

三，《公羊》学衰落的历史意义

《公羊》学在西汉兴起与晚清的复兴之间，却走向了一千多年的衰落，这是《公羊》学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。这一历史命运是由《公羊》学的性质所决定的。

《公羊》学在儒学中，属于偏重于外王的政治学说。他在《春秋》的解释上，强调以尊王为核心的大一统，严君臣上下之分，这特别适合西汉武帝时期的中央集权的需要，所以，在当时显赫一时。当着中央集权制巩固之后，《公羊》学就失去了当运者王的王者地位，所以，宣帝时出现了以《谷梁》代替《公羊》的趋势，而自东汉《公羊》则再无西汉的风光了。这期间有今古文经学消长的影响等多种因素的作用。

而《公羊》学其后一千余年的消落，并不在其政治学说本身，因为，强调尊王及其君臣上下之分，本是整个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。《公羊》学一千余年衰落的原因，一是在于《公羊》学的理论形式，具有准讖纬的性质。

《公羊》学的所有理论都是以素王改制说为其哲学根据而建立的，素王改制说的本意是神化孔子，以为孔子改制立法制造天命论的依据。但是，汉王朝可以说孔子为赤制，其他野心家也可以说孔子是为自己王天下立法，因此，这是具有极大危险性的。正如讖纬在东汉后，再也没有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一样，以素王改制说为其理论形式的《公羊》学自然也得不到社会的认可，而默默无闻。二是《公羊》学的改制、革命的观念，言改制、革命是对现存社会统治的否定，这对任何一个已经获得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来说，都是最为忌讳的，所以，即使是在《公羊》学兴起的西汉，《公羊》学主张的汤武革命也受到皇帝的冷落，甚至按照这一观念提出要汉王室禅让皇位于贤人的《公羊》学者睢孟，还落得个人头落地的悲惨结局。只有到了社会历史变革的前夕，《公羊》学的这两大内容才有发挥作用的历史舞台，而晚清《公羊》学的兴起，正是极好的说明。

[\[第 1 页\]](#) [\[第 2 页\]](#) [\[第 3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